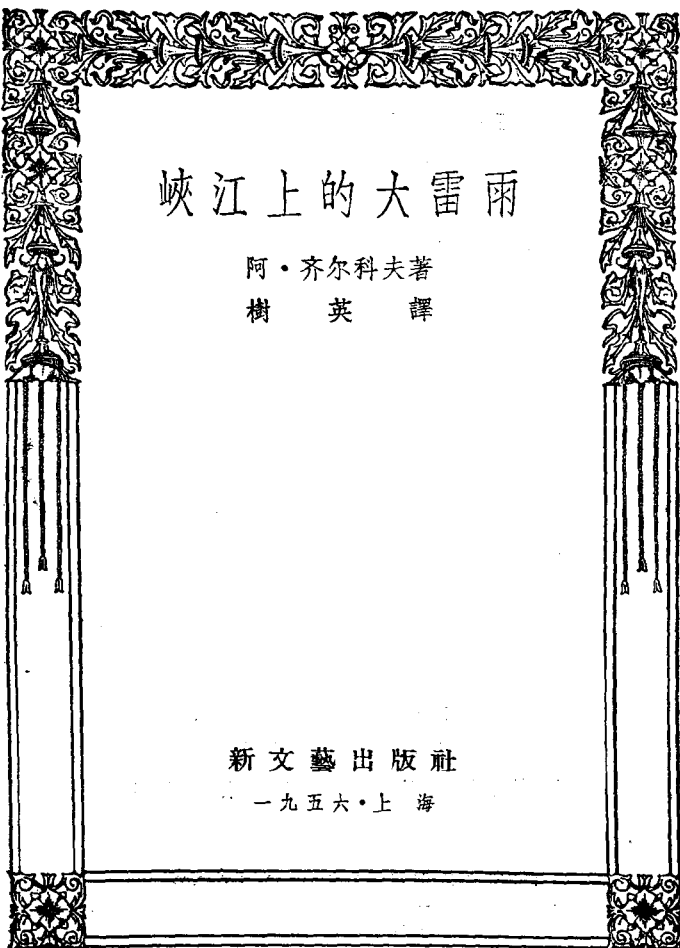




峡江上的大雷雨

阿·齐尔科夫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峡江上的大雷雨

阿·齐尔科夫著
樹英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Александр Цирков
ГРОЗА НАД ФИОРДАМИ

根據 Звезда 1954年10月號譯出

峽江上的大雷雨

阿·齐尔科夫著

樹英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48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13/16 字數 57,000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500 定價(7) 0.26 元

人 物

貝吉·薩捷

艾里克·薩捷 她的兒子，部長。

莎娜 她的女兒。

烏拉夫·赫蘭德 共產黨省委會主席。

克勞特·杜賴民 社會民主黨省委會主席。

卡琳 他的女兒，大學生。

艾思賓·尼利遜 汽車司機，杜賴民的親戚。

艾德文·赫多伏特 省長。

蘭蒂 他的妻子。

約翰遜 將軍，北大西洋集團軍總司令。

羅里夫·斯達克 俱樂部的看門人。

薩麗薇格 他的女兒，紡織廠的女工。

溫戈爾 造船廠的工人。

赫里特 航空站的青年工人。

其他警察，工人和漁民等。

故事發生在現代，發生在某國沿海的一個城市里。這個國家是隸屬於北大西洋侵略集團的。

第一幕

第一場

一座不大的小房子，它座落在峽江的旁邊，陡峭的岸上。這是貝吉·隆捷的寓所。房子的窗戶面朝峽江。有道玻璃門通走廊。還有兩個小門：一通外室，一接膳廳。室內佈置得很簡朴；窗戶之間的房角上，擺着一張小沙發和兩張安樂椅，沙發前面放了一張圓桌，上面擺着一瓶鮮花。房中間放了一張鋪着手工織的舊的厚綿棉布的桌子，桌上也擺着一大瓶鮮花。右邊靠牆是擺着書的書架，書架上面的木板上放了几張家人的照片。書架旁邊房角上放一個高脚電燈架。桌的上面懸掛着一盞有布織燈罩的枝形掛燈。四周的牆上，掛着兩張普通的圖畫和几張鑲在像框內的照片。

一個秋天的下午。天氣暖和。從敞開的窗戶看出去，可以看到險峻的海岸和峽江上藍色的海水。

開幕時，台上，莎娜正在結束生日蛋糕上插蠟燭的工作。薩麗薇格彈着鋼琴，並且低聲地唱着歌。

薩麗薇格（唱）

夏夜的輕烟，溫柔地籠罩着大地的胸膛；
星星穿過薄霧，閃閃發光。

銀河柔和地閃耀着……

莎娜 (繼續工作) 媽媽今天的心情真壞，我們的一切準備，都不能使她開心。

薩麗薇格 (繼續彈琴) 沒有關係，我們會使她高興的。(又唱)

懸崖峭壁緊束住
我們的峽江，
它在喃喃自語，
呵！它在嘆息……
在這嘆息聲中是兒童的歌聲
永遠令人難忘的和音……

莎娜 (傾听) 準備好……好像她來了。

(貝吉·隆捷上。)

薩麗薇格 (奏着歡迎曲並且朗誦着) 親愛的弗露·貝吉，祝賀您，我們祝賀……您的六十誕辰！

貝吉 謝謝，親愛的薩麗薇格！（吻她）

莎娜 媽媽，您瞧，我們的蛋糕多美麗呀！

薩麗薇格 不僅是美麗，而且還很莊嚴大方呢！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過生日的時候，那時我才六歲，在我的蛋糕上燃着六支蠟燭。

貝吉 快樂得像過一千歲一樣，是嗎？

薩麗薇格 噢！是的，一點也不少……尤其是當我接到第一件禮物的時候。

貝吉 今天，我的心情卻不像過生日的。我盼望着艾里克，可是他就不來。

莎娜 我們就是沒有艾里克也會快樂的。（把蛋糕送到膳廳）

薩麗薇格 是呀！已經給您送來了这么多的賀禮和鮮花，像送給未婚妻似的。

貝吉 像給未婚妻似的？別提了，親愛的薩麗薇格……我的婚禮，非常簡單。只有一束紅薔薇。甚至還是我的丈夫自己送來的。

薩麗薇格 呵，紅薔薇！……它會給人帶來幸福的。

貝吉 是的，如果沒有戰爭的話，我們的生活，可以說是過得很幸福的……

〔莎娜上。〕

莎娜 媽媽，我們已經說好了，今天不准回憶過去悲傷的事情和進行政治的爭論。

貝吉 對了，這是個很好的約定。噯，姑娘們！你們結婚的時候，我一定送一束紅薔薇。（憂傷地）只是，我不知是否能活到那時候……

薩麗薇格 哪兒的話，我們現在很快就要結婚了。他們答應了在新宿舍里，給艾思賓一所房子。

莎娜 （譏諷）他們答應啦！可是你知道戰後建築了多少工人宿舍嗎？全市才建築了兩座，兩座你懂嗎？總共才六十間房子，全部都在这里。可是本市沒有房子住的人有兩萬。這還是根據官方的統計。

薩麗薇格 哼！這又怎麼樣。反正他們已經答應他了。

〔外室鈴响了。〕

貝吉 客人來了。我們可還沒收拾好哩！

莎娜 幹嗎這麼早？約好幾點鐘來拜壽的？

貝吉 今天他們任何時候都可以來……不請也可以來的。

莎娜 当然，但是再早也不能在十二點以前呀！（向外室走去）

薩麗薇格 大約今天訪問您的和拜壽的客人很多吧！只要想到这六十歲呀！該見过了多少有趣的世面。

貝吉 親愛的薩麗薇格，形形色色的都有。三十歲以前我住在北方，在那里學習过並且捕过魚。后三十年就住在本市，在这兒度过了歡樂和悲哀的歲月。

〔莎娜手捧鮮花上。〕

莎娜 又是一份賀禮。

薩麗薇格 真怪，还是紅薔薇哩！

貝吉 （不安地）誰送來的？

莎娜 瞧！这電報……

貝吉 （高兴）唔，你不說我也知道了，这是艾里克寄來的。（讀）他請求我原諒他，今天不能來了。我親愛的，……到底还没有忘記自己的老母親。

薩麗薇格 他好像很久沒在家了吧？

貝吉 是的……整整五年了。

薩麗薇格 他真不應該，我們一选他当上了議員，他就忘記了回故鄉，忘記了回自己媽媽的家的道路。

貝吉 薩麗薇格，你錯怪他了。他不会忘記自己的故鄉，根据艾里克的建議，政府在我們市里建筑了漁民的养老院。他哪兒有空回來。去年他想在我生日的時候回來，哪知道，他又当选为部長。部長的工作当然比跟母親見面重要得多。他从來也不会忘記我的生日，並且每次都給我寄薔薇花來。

薩麗薇格 那么說，这已經成了傳統啦？

莎娜 当然罗。这是傳奇式的幻想的殘余……(把花插在瓶內)

貝吉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衷心希望你在生活中，也找到一个能像你父親对待我一样的朋友。

莎娜 可惜得很，現在沒有这种男人啦！現在的男人在妻子身上不是找友情，而是找丰富的粧奩。

薩麗薇格 我也很喜欢这种眷爱……並且希望有这样的朋友。

貝吉 事情也真湊巧。我們結婚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我的未婚夫是一个普通的漁夫，他不能够給我送貴重的結婚禮物。他知道我喜欢花，因此他就用紅薔薇代替別墅或者富麗的公寓，送給自己的未婚妻。从此以后，每年此日，他就把我心爱的花送給我。(擦淚)丈夫死后，艾里克繼續……

莎娜 媽媽，你幹嗎又哭了？反正今年艾里克沒忘記就是唄！

貝吉 这是快樂的眼淚，它不会影响我的情緒。

〔外室的鈴又响了。〕

莎娜 現在大約是客人來了。

薩麗薇格 讓我們來猜猜看！如果是男人，那么我們的希望就都能實現。

莎娜 如果是女人，那又怎么办呢？(走向外室)

薩麗薇格 弗露·貝吉，請告訴我，您最念念不忘的希望是什么？

貝吉 (撫愛地)薩麗薇格，你真令人發笑呵。(幻想地)不瞞你說，我很希望艾里克再度当选为本市的議員。而你的希望是什么呢？

〔莎娜和艾思賓上。〕

薩麗薇格（立刻投向艾思賓）這就是我唯一的念念不忘的希望。啊！這麼髒呀！你真不害羞。這種樣子，算什麼拜壽的？

艾思賓 我只獸一分鐘，馬上就要走的。我來給弗露·貝吉拜壽，祝她老人家長壽。

貝吉 你這樣急急忙忙地打算上哪兒去？

艾思賓 選舉前的狂熱呵！中央給我們寄來了許多文件，宣傳冊子……我就要把這些東西分送到各個選區去。哎呀，差點忘了呢！瞧！這裡談到您。請允許我把它當作祝壽的禮物，敬獻給您。

貝吉 這上面寫的是什麼？

艾思賓（遞過小冊子）讚美您的，說您教養了這麼一個好兒子。這兒還刊印了您和艾里克的照片呢！

薩麗薇格 您瞧！……您的願望實現了。只要他是第一個候選人，他就一定能當選。

貝吉 這可太好了，這對我和艾里克都是莫大的榮譽。

莎娜 這些小冊子有什麼價值！（向艾思賓）在上一次選舉的時候，你們黨也開出了許多支票，可是一件也沒兌現。你們的政府不給人民建築住屋，反而給北大西洋侵略集團軍隊建築軍事基地。

艾思賓 這些話我們已經從赫蘭德那兒聽得夠膩了。他每天都在競選大會上發表演說。這是慣例；共產黨人總要罵社會民主黨人是戰爭的挑撥者。

莎娜 他是對的。因為你……

貝吉 你們該吵够了吧！像兩只小雄雞似的，碰見了……就一定要吵。

〔莎娜走向膳廳。〕

艾思賓，謝謝您的禮物。虽然我这里还要稍微裝飾一下，但是沒關係……坐吧！

艾思賓 不，不能坐。我要趕緊把這些冊子分發出去。這關係着您兒子的勝利呢！

〔莎娜在膳廳叫：媽媽，來看看我桌子這樣擺合適不合適？〕

貝吉 就來，就來！（下）

薩麗薇格（走向艾思賓，溫柔地）你知道嗎？我猜中了，他們不久就能給我們一所房子。

艾思賓（擁抱她）哎呀！你这胆小鬼。什么都怕，什么都怀疑。你用手指做个十字，讓我交好运吧……唔，这样，对了！这个礼拜我就要領到住宅証。市長親口答应了。我的舅舅杜賴民是他的老朋友。你可以放心，我們很快就要結婚的。

薩麗薇格 這將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吻他）去吧！快點把自己的工作搞完，並且早點回來。

艾思賓 怎么，早點回來？難道你忘了嗎？晚上還有赫門威爾小組^①的學習會。你也要參加的！

薩麗薇格 噢！對了，我忘啦。不過，反正今天我不去了。

艾思賓 美國軍官今天第一次舉行實彈射擊，不能缺席。

薩麗薇格 是，排長先生。（仿軍人立正姿勢）

① 赫門威爾——戰後存在於澳大利亞的法西斯軍事組織。

〔貝吉与莎娜上，薩麗薇格正確地像軍人一樣向后轉，面向貝吉報告：〕

弗露·貝吉，我接到命令，馬上就要去參加赫門威爾小組學習。

貝吉 怎么？你發瘋了嗎？沒早沒晚地忙個沒完。大家都急急忙忙地東跑西跑……

艾思賓 不是我們着急，而是即將爆發戰爭的威脅在催促着我們。

莎娜 你真像國防部長雇你來叫囂戰爭的危機似的。

貝吉 好吧！听我說，你自己可以走，薩麗薇格——我不放她去。這像什麼話，女孩子也學殺人！

艾思賓 但是，弗露·貝吉，我也還有點記得，在游擊隊的時候，您不是也……

貝吉 那是和法西斯作戰。

莎娜 媽媽知道應該打什麼人，和為什麼打仗！

艾思賓 你以為我就不知道嗎？我也懂得呢！

〔赫蘭德帶一小包上。〕

赫蘭德 好呀！艾思賓也知道什麼東西啦！第一次聽見。說說看，你知道些什麼？

莎娜 他知道怎樣拍美國軍官的馬屁。

赫蘭德 這對艾思賓並不算怎麼回事的！還有什麼？

艾思賓 四個人反對我一個人。得了吧……你是有名的雄辯家。我很榮幸……（一鞠躬，下）

貝吉 真是，你們何必找他開心呢！（向赫蘭德）請坐吧！您近來很少到我們這兒來，我的姑娘們很惦念着您呢！

〔莎娜从赫蘭德手上接过小包，並把它打開。

赫蘭德 遺憾得很，我連今天也不能在你这里作客。

貝吉 为什么？

莎娜 媽媽，別讓他走。我知道他忙着要上哪兒去。

貝吉 說什麼也不放他去。一个匆匆地走了。现在又是一个。

莎娜 (温柔地向赫蘭德)这多么可爱呀！媽媽，你瞧！

薩麗薇格 (把一塊漂亮的肩巾給貝吉披上，兴奋地)多漂亮的礼物呵！

貝吉 你这是何苦呵！

赫蘭德 表示我对您的一點敬意……

貝吉 如果把你的爱情和这礼物一道送給姑娘們，那我将更高兴。

赫蘭德 弗露·貝吉，到時候自然会的。

貝吉 幹嗎現在还不是時候？艾思賓就要領到房子了。(指薩麗薇格)他們馬上就要結婚。現在該輪到您啦。

赫蘭德 可惜我不像艾思賓那样幸福。

貝吉 您也可以要求市長達拉先生給您一所房子。分配新房子是他的权利。或者找杜賴民，他也是有势力的人。何況他的女兒是您的未婚妻。假使我不是錯了的話，您是愛卡琳的吧！

莎娜 媽媽，別这样。你幹嗎要干涉別人的生活？

貝吉 赫蘭德又不是外人，况且他还是个領導人物。所以說，他一定要有愛人，沒有家室的光棍是不会受到工人們的尊敬的。

赫蘭德 不，只有那些不肯为成千百万無家可歸者建筑房子

的人才不会受到尊敬！十年來他們還不能修復被戰爭所破壞了的市立醫院。他們答應了人民要建築學校，但是又沒有建築。弗露·貝吉您知道嗎？在北方半數以上的兒童還是文盲。

貝吉 我不信，這是不可能的。（把宣傳冊子遞給赫蘭德）這裡寫着，我們國家的居民都可以享受中等教育。

赫蘭德（看了一下宣傳冊子）相信這個嗎？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在選舉前，常常說的和寫的不過是一些欺騙人的話而已，沒有一點良心的謊話！

貝吉 您別說得太過火了……競選演說嗎？

赫蘭德 我？不，弗露·貝吉，一點也不過火，最好請您瞧瞧這本宣傳冊子上的您的照片。他們才真正是不惜一切地大肆誇張。從這本小冊子看來，這次議員的競選，似乎，不是您的兒子。而是您，弗露·貝吉，很明顯的，如果他們把您對祖國的貢獻，都歸到艾里克的身上，那麼艾里克是很少有勝利的希望。

貝吉 哎呀！你這人的脾氣真怪呀！您對什麼都懷着敵意，您怎麼不覺得，這裡所寫的都是出於真心誠意的呢？

赫蘭德 不見得！這兒沒有絲毫誠意可言。這是慢性的、裹着糖衣的非常厲害的毒藥！請您別上當了……

貝吉（激動）您是急性的毒藥。您的每一句話立刻都會把人打死！（氣憤地走向膳廳）

薩麗薇格 您怎麼啦？一點規矩也不懂！我看看她去……

莎娜 別去，她一個人很快就會平靜的。她今天的日子是很難過的。當她知道艾里克不來以後，在車站上差點哭

出來。

赫蘭德 真巧，在这选举的前夕，又是全城的人都知道，並且都敬愛的母親做生日，艾里克不回來，太奇怪了！對他來說這真是非常有利的時機……

〔溫戈爾手持鮮花上。〕

溫戈爾 我們的老壽星在哪？

莎娜 所有她的賀禮，暫時我代收。

溫戈爾 我很高興交給您。（把花遞給莎娜）您好呀！烏拉夫。我正想到您那兒去，想和您談談昨天在沿海區里會議的情況。我講話以後，大約有十五個人接着講話。大部分是漁民，從來也沒有講過話，而現在……差不多異口同聲地說艾里克·隆捷部長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空談家。（向莎娜）請原諒我在您的家裡這樣評論您的兄弟。我只不過是轉達漁民們對部長工作的意見。就是那個又想當議員的部長。

莎娜 您可別跟我客氣。我完全同意這些意見。只是請您千萬別在我媽媽面前說。

赫蘭德 這樣做沒有好處。不應該在母親面前隱瞞別人對她自己兒子的意見。（向溫戈爾）您明天到造船廠嗎？

溫戈爾 是的，明天晚上六點鐘。

赫蘭德 莎娜，那麼中心區的家庭婦女會議，我必須請您來主持。

莎娜 不，這怎麼行！我不會……何況還是跟婦女們開會！

赫蘭德 這不必要有多大能耐的。真理，你只要說一個真理！這就完全夠了。和婦女們談話最好還是婦女。

薩麗薇格 這是實在的。我也參加過一次會。弗露·貝吉在

那个会上講了話。这会可真開得熱鬧呀！

莎娜 薩麗薇格，您甚至於不知道在講些什麼。在那个会上要發表反對艾里克的意見。那我媽媽……

赫蘭德 这个我知道……莎娜，無論如何最好還是您去。

莎娜 好，那就讓英嘉·恩格隆德幫助我。她很善於和婦女們談話。在上一次的会上，她就幫助我和社会民主党人辯論過。

赫蘭德 英嘉·恩格隆德嗎？您瞧，我們的隊伍正日益壯大着呵！

〔外室中傳來貝吉和杜賴民的聲音。〕

溫戈爾 呵！老家伙杜賴民爬到這兒來了。這不簡單。

莎娜 偵察情況來啦！想打听艾里克·隆捷部長為什麼沒有回來。

溫戈爾 莎娜！親愛的，放我從走廊上出去吧！我不想看見這位先生。

莎娜 請吧！為了避免在我媽媽跟前，特別在她生日的時候，發生政治爭論，我自己也不願意呢！

溫戈爾 （已經走到走廊）明天在造船廠就免不了要和杜賴民爭論一番。他剛好要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在那裏講話。真有趣！這老魔鬼已經成了我在會上的經常的敵人了。（下）

〔貝吉和杜賴民上。〕

杜賴民 （一見赫蘭德，做出高興的樣子）呵！又比我這老杜賴民先走一着了。親愛的弗露·貝吉，我很想能第一個來給您祝壽，結果還是遲到了。

貝吉 我非常高興，您沒把我忘記。近來你已經成了我們家

的疏远的客人了。

杜賴民 忙呀！弗露·貝吉，事情真多！請原諒。我最后一次到您这儿大約是在您从舊茅屋剛遷到这房子來的時候。噢！你應該感謝政府对您的關懷，使您的晚年過得很寧靜。這是一個很可貴的禮物。

貝吉 我很感激。但是寧靜？……不寧靜呵！周圍一切盡是不滿人意。物价高漲、謠言、議論新戰爭，弄得我頭昏腦脹的。

杜賴民 如果相信那些廢話，那您就不要想活下去了。

貝吉 我也很想不信這些胡說八道的廢話。可是不能不信。这里就有个例子。赫蘭德說：在我國的北方，有許多失學的兒童。我是北方人，這消息使我很激動。

杜賴民 這大可不必。是的，在臘普爾人的小孩中，是有失學的兒童。在這些區里建築學校，政府的錢不夠用。這有什么辦法呢？

赫蘭德 可是，用來建築要塞和供給美國飛機使用的飛機場，這些錢是可以找到的。

杜賴民 對，完全對，可以找到錢。我們不願意讓俄國人這麼輕易地佔領我們的地方。像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德國法西斯做過那樣^①。別太幻想了。我們國家古老的良善的中立傳統已經失效了。

貝吉 哦，不。我們的人民仍舊憎恨戰爭。杜賴民先生，我真不明白，您怎能把俄國人和希特勒匪徒相比呢！這太荒

^①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德寇侵佔挪威。